



消费社会的幻象及其解构

一种法伦理学进路

朱祥海 著

消费社会的幻象：
是指人和生活被一系列符号体系代表和象征。人成为了没有主体性的『人』，是匿名的大众。它构建了一种新的『社会身份的级差体系』。

河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 贺秀红 付 聪

美术编辑 / 于艳红

责任校对 / 余尚敏

消费社会的幻象及其解构

——一种法伦理学进路

朱祥海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消费社会的幻象及其解构：一种法伦理学进路／朱祥海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7

ISBN 978-7-202-10575-7

I. ①消… II. ①朱… III. ①消费—社会学 IV. ①C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9264号

书 名 消费社会的幻象及其解构：一种法伦理学进路
著 者 朱祥海

责任编辑 贺秀红 付 聪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00 000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978-7-202-10575-7/D·742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 言

有许多美丽的方案，向人们描绘着未来的好生活。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还是儒家的“大同世界”。过一种有尊严的好生活，是每个人的追求，更成为一种宗教般虔敬的信仰——幸福、和谐、公正、自由。

自初民时代，人类就在积极实践着上苍给予的天赋和理性，创造属己的生活世界。在登天揽月、“高峡出平湖”和都市化的过程中，也充斥着对生活本真的背弃和疏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的每一步进步都是以破坏、毁坏自然界为代价的，资源过度开采、生态环境恶化，犹如宿命般如影随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永无停息的冲突和纷争，紧紧缠绕着追求和谐与幸福的人们。共同的愿望和憧憬，也无法消解彼此之间的内在紧张。因为人的存在有两个给定的、先验的前提：一是，生来处于资源匮乏的世界，与人的无穷欲望相比，资源永远处于“不够用”的状态；二是，每个人都要在冲突中与他人合作，类似于天寒时欲取暖的刺猬，太远则没有效果，太近又会被对方的刺扎到。公共精神萎缩、高度冷漠、低信任，加剧了生活的沉重。如果缺少了德性美德、信任和教养，人就无法摆脱纯粹的动物欲望的支配。

人类借助科学理性取得了无数的辉煌成就，财富迅速的积累和增长，但是，人是否同步地高贵起来了？仁智互见。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如果没有被疯狂的财富欲遮蔽了双眼，就应看到“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有着很大的疑问，甚至是一个物欲主义的陷阱。人的尊严并没有在物质财富高度富足之后得到应有的提升，反而愈发被技术理性的隐蔽性强制结构所吞噬。人的主体性，是自由的基础，拥有尊严则是好生活的标

4 ◇ 消费社会的幻象及其解构

志。在消费社会，技术理性和资本的联合统治，把人异化为符号，人的本真被一系列物的符号去象征和表达。这不是“凤凰涅槃”，而是对人之尊严和价值的贬损。

对以物的宰制为中心的符号、话语体系和支配结构予以解构，弘扬追求卓越美德的德性伦理，是走出异化，重建美好生活的惟一正道。以人的道德本质和价值尊严为基点，借助心性教育、美德涵养和法律规训的力量，方能建构出人所欲求的理想的生活世界。

目 录

导论 生活世界的德性美德 /1

消费社会的幻象 /14

一、时代的精神焦虑 /16

二、德性伦理式微 /22

三、消逝的主体性 /30

消费幻象里匿名的大众 /35

一、异化：物成为最高的象征 /35

二、大众的匿名化 /41

三、谁是消费者？ /46

四、概念主义法学观批判 /51

消费社会的多重博弈 /58

一、消费的秘密：谁在支配？ /58

二、博弈策略：需要的体系与强制 /67

三、信息、知识与知情权 /70

做人伦理与公共之善 /79

一、消费、伦理与信任 /79

二、儒家的做人伦理 /86

三、德性伦理与公共精神 /93

消费、信用和法律 /105

一、市场与信用体系的培育 /105

2 ◇ 消费社会的幻象及其解构

二、消费伦理与代际正义 / 110

三、作为人权的消费 / 117

民生的法治环境 / 129

一、“消费安全”的引入 / 129

二、民生的地方立法保护 / 133

三、司法的价值理想 / 140

四、责任、惩罚与法律规训 / 143

作为德性的责任伦理 / 149

一、市场社会的责任伦理 / 149

二、消费文化的“帕累托最优” / 155

三、消费社会的理性演进 / 162

儒家德性伦理的现代意义 / 171

一、从天人之间到人伦日用 / 171

二、儒家传统的现代价值 / 178

结 语 / 188

附录一 理想的教育应当是什么？ / 192

附录二 自我、终极与禁忌 / 196

附录三 己身与天下：公共精神的生成基础 / 208

后 记 / 216

导论 生活世界的德性美德

很喜欢帕斯卡尔的略带灰暗色彩的话语：

消遣——假如人是幸福的，那么他越是不消遣就会越发幸福，就像圣人或者上帝那样。——是的；然而，能够享受消遣，难道就不也是幸福的吗？——不是的；因为幸福是从别的地方、从外部来的；因而它是依赖性的，并且可能受到千百种意外事件的干扰而造成无可避免的痛苦。

可悲——唯一能安慰我们之可悲的东西就是消遣，可是它也是我们可悲之中最大的可悲。因为正是它才极大地妨碍我们想到自己，并使我们不知不觉消灭自己。若是没有它，我们会陷于无聊，而这种无聊就会推动我们去寻找一种更牢靠的解脱办法了。可是消遣却使我们开心，并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到死亡。

消遣——没有想到死而死，要比想到没有危险而死更容易忍受。

人生的可悲就奠定了这一切；既然他们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就从事排遣。

消遣——人类既然不能治疗死亡、悲惨、无知，他们就认定为了使自己幸福而根本不要想念这些。^a

同样，《颜氏家训》里有一段值得谨记的话：

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

^a [法] 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5页。

2 ◇ 消费社会的幻象及其解构

流传甚广的《菜根谭》有言：

趋炎虽暖，暖后更觉寒威；食蔗能甘，甘余便生苦趣。何以养志于清修而炎凉不涉，栖心于淡泊而甘苦俱忘，其自身得为更多也。^a

20世纪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完全不同以往，建立在财富迅速增长和积累的基础上，以消费为中心，牵动着生活的方向，这就是后工业时代的消费社会。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上帝被宣告死亡。人与相对主义和存在主义遭遇，传统的价值和一切至上的权威被解构，消解了所有生活的意义。这是一个“祛魅”的世界。没有了终极理想，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禁忌。高贵和梦想不在，人们回避着责任，躲避着崇高。存在主义注重个体的现世存在，彼岸的理想则被义无反顾地抛弃了。

终极理想都被消解，一切都不过是当下的、瞬间的、即时性的。此时，人既感到轻松，又倍觉沉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远远大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而带来的困惑。在这个终极不在的世界里，人如何安身立命？当传统的价值理想和权威被解构之后，人的生活意义何在？谁在为人们制定新的价值观？生活的意义又怎样建构？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并没有使人获得解放，反而，愈发异变成为“一个沉重的肉身裹挟着一颗焦虑的心”。人又能在何处寻求暂时的存在感？一切困惑，或许都没有答案。既然“彼岸”理想已不再，那就只能投身于物的占有和消费之中。这是一个由物支撑的世界，现实就是最大的存在。商人们借助技术、资本和宣传媒介，为人们制造出通行的价值观——消费、消费、再消费的循环往复。由此，消费成为最大的时代景观。消费创造了新的生活追求，并迅速成为一种风尚、潮流和意识形态，于是，人们争相在物的消费里获得存在感，并由此建立生存的意义。

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阐扬了被后世广泛尊奉的至理名言，“不能把你自已仅仅作为供别人使用的手段，对他们来说，你自己同样是一个目的”，奠定了现代政治法律制度与社会生活制度的正当性根据。作为理

^a洪应明：《菜根谭》闲适篇，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4页。

性的存在，人是具有高贵性和尊严的存在者。现实的生活世界是人们憧憬和想象未来的基点，决定着人们的眼界，因此也是一种制约性的力量。基于现实的一切想象，都是在某种理想、信仰支配下展开的。但脱离现实条件的憧憬，只是一个乌托邦想象，因与现实的生活世界无法形成有效的关联，不过是不结果实的花朵。一切理想主义都必须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理想与现实、此在与彼岸的对立统一，其意义在于寻求可欲的生活世界，创造属己的有尊严的好生活。

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了无限的弘扬，人逐步取代君主、教会和上帝，成为建构理想生活世界的绝对尺度。启蒙运动弘扬人的主体性、自主和自治、平等和科学精神，有力地推进了人类社会的理性主义化和人文主义化。人神圣起来。但是，启蒙运动所具有的理想主义、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却遮蔽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充分地认识真正的人？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对于这些问题，启蒙运动并没有给出有效的解答。所以，被视为“解放”的启蒙运动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暗中解构自己的因素。通过把人奉为绝对尺度，使人在获得至上性的同时，也忽略了对人之本真的认知、理解和把握。也就是说，当人类充分证明了自己不是“魔鬼”以后，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努力把自身装扮成无翼的“天使”。从宗教的不允许人思考的威权束缚中走出来的人，并没有建立起“美丽的新世界”，依然处于混乱和冲突之中。阿道思·赫胥黎的预言正转换为现实，机器控制了人性，压制着个性与自由。现代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推动的工业文明，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财富，也加剧了人的依附性和奴役化。马克思的天才批判充分揭示了这种压制性的社会结构，处于其支配和宰制下的人，被高度异化了。这种批判精神始终伴随着现代社会而同步存在，后被法兰克福学派发扬光大，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以及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人的异化和社会状况作出了深刻批判，并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找到了传人。

那么，处于现代工商文明创造的消费社会之中，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近现代以来，启蒙运动所张扬的人的主体性和尊严是否得到了切实的尊重？马克思阐释的人的异化问题，在消费社会里以新的面目出现。

4 ◇ 消费社会的幻象及其解构

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异化，是指人对以物的统治的压制性社会结构的依附，人丧失了主体性自由和意志自由。消费社会的异化，则是指人被符号化和象征化。人的本真由一系列符号予以表达，并高度消逝于象征性的符号里。人的意义和本真，被一整套符号体系取代，德性伦理衰落，主体性消逝了。这种新的异化，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地超过了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业文明促使社会财富高度增长，人们普遍富有，但并没有使人的精神世界同步提升。由于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人进入了消费社会，却又被强制性地推入了一种新的控制体系——由技术和资本主宰的世界。在消费社会的符号体系中，人是没有主体性的“匿名的大众”。人的意义和尊严，不是由精神性和伦理性价值彰显的，而是通过符号体系表达的，在这个符号体系构成的“社会坐标系”里，人被重新定义，被重新定位。深嵌在消费社会符号体系中的人，失去了自由意志、自治和独立选择的权利。在消费社会的神话世界里，谁是主宰？谁在为现代人制造价值观？消费社会的幻象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怎样来消解其对人的操控？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消费社会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结构，一方是商人代表的技术、资本、市场和媒体，另一方是物欲被充分调动、刺激和培养起来的消费大众。前者制造出关于什么是好生活的“输出—接受”模式，主导、诱惑着大众的思考、判断与选择。

现代社会的压制性结构不是导致人的生活单向度化、平面化的唯一力量，更根本的力量是由消费编织起来的社会控制体系，它以技术理性、市场和资本为核心，具有极为强劲的塑造力量，使人的精神世界持续抽空化、表象化与平面化。消费社会的主宰者控制着人们的选择和需要体系，一方面，决定着人的价值观，消费的品质被赋予了新的身份意义，表明个人在社会中的具体坐标；一方面建构一个需要的体系，支配着人的选择种类和范围，人失去了自由意志。消费成为最大的时代景观和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意识形态。重新恢复人的尊严，弘扬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权，这是对启蒙精神的最好传承。唯有真正地走出消费社会的幻象和符号象征系统，才能真正使人过一种自由、自主的生活，恢复人及其生活的本真性。消费社会需要一种新的伦理和知识，制约其发展的方向和消减其消极影响，尊重并保障人的自由，使新的生活建立在更为可靠的伦理和知识之上。这是

寻求有尊严的生活的起点。进而，建立以人的尊严为基本人文关怀的生活世界和法治秩序，推进每个人去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使时代的喧嚣回归于平静。

记得有诗人说过：把尘世的礼物堆积在愚人的脚下，我只要心灵的宁静。

“解构”即“批判”，既是一种基于德性伦理的反思，也是一种凭靠法律规训的制度建构。它不是流俗所谓的“异见”、“另类之语”，而是康德意义上的对迷乱且迷狂意识与观念的“清理”，从而探寻人的本真性和幸福、公正与和谐的可能生活。一切都是为了建设美好的生活。

康德庄严地、无可辩驳地宣告：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这一至理之言为启蒙运动的理想做了最好的总结，由此，人被尊奉为一种拥有不可亵渎的尊严的存在，并随着人权观念的普世化播散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人是社会的主体，既是文明的创造者，又是精神理想的传承者。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应以人为中心，以尊重人的有意义的生活为最高追求。追求高贵与梦想，拒斥低贱和堕落，是推进和创造属人的好生活为评判标尺。奴役、特权、强制和伪善，都应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都将在谋求公正幸福生活过程中被弃置。

人的存在有两个给定的基本前提，甚至是先验的前提：一是人必然结群而居，在社群生活中彼此依赖，获得各自的满足，并通过理性的力量去尊奉共同的理想，维护共同的价值。离群索居既不可想象，也无法保障个体的生存。二是人们之间的相互需要是一种冲突中的合作。合作是彼此互相依赖所必须的，否则合作不成，对每个人都是致命的威胁。但是，这种合作又不是高度和谐的、和平的，而是充满着竞争、冲突、矛盾甚至是“人对人像狼一样的战争”。原因在于，人类永恒地存在于一种无法消解的矛盾之中：人的无穷欲望与有限资源（价值）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永远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合作的整个过程和所有领域之中，无论是初民时代，农耕文明还是大机器文明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语）。在社群的合作过程中，既有好处也有负担，但是，每个人都想占据更多合作的好处，而不想承担更多的负担。然而，社会所能够提供的好处毕竟是有限的，这些极为有限的好处，恰恰又是每个人都极力想独占获取的。比

6 ◇ 消费社会的幻象及其解构

如，财富、声誉、名望、尊崇、美名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正是对这种求取的真实写照。马克思也指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利益有关。人的无穷欲求和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企图通过增加社会的“好”（价值value和善goods）的供给总量来解决，显然是不现实的，现代工业文明的能力早已表明了这个限度和边界。那么，就必须通过约束人的过度欲望，来保证合作的持续性；需要借助伦理、法律、宗教和社会规范等方式加以调整。否则，任由欲望的无限膨胀，必将导致无序、混乱和无穷的争战。

人不是魔鬼，但也绝非天使。人既需要财富来满足生存之需，又追求审美、艺术和文化，以满足精神之需。在审美、旨趣和艺术之外，还贪恋着“红尘的快乐”。宗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把人的幸福划分为精神的幸福和世俗的幸福，是很深刻的认识。人什么都想要，但一个社会的“善（goods）”的供给量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在社群生活中对己/人关系进行明确的界定，清晰地划定己身与他者权利和自由的边界与限度，防止彼此越界的“非分”求取，这就使得社会共同的规范成为必需。伦理和法律是两种主要的规范和调整形式，伦理要求人们在满足利己的动机和追求中，要有限的利他，并在各自的行动中通过“有限利他”来促成整体的利益。

“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a纯粹的利己动机和私人行动，无法使合作维系下去，所以才需要伦理予以约束，需要“修身”（关键是“修心”）；法律通过外在强制来规范人的行为，“这种支配力量是直接通过社会控制来保持的，是通过人们对每个人所施加的压力来保持的。施加这种压力是为了迫使他尽自己的本分来维护文明社会，并阻止他从事反社会的行为，即不符合社会秩序假定的行为。”^b但是，仅仅凭靠一种社会规范，无法确保群体生活得到有效维系，需要各种规范的合力规制。但同时，在伦理、法律、宗教和习俗的调整过程中，必须以创造和维护生活的意义本身为基点，即把创造一种善的属人的好生活奉为终极理想，因为“凡是我们称之为善的，必须在每个有理性的人的判断中都是一个欲求能力的对象，而恶则必须在每个

a [德]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小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b [美] 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页。

人眼里是一个厌恶的对象；因而这种评判所需要的除了感官之外，还有理性”。^a而不是相反。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生产和消费是两种最主要的经济行为。马克思从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出发，透彻地解释了人类社会演化的历史，对资本统治的社会提出了最彻底地批判和取代的方案。在初民时代，生产和消费明显地以生活的需要为中心，附属于生活的实际需求。不论是以物易物，还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都离不开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当进入以科学主义为支撑而发达起来的现代社会，这种状况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消费不再臣服于生活之需，而是跃居为人的首要追求。生活决定消费的“原初状态”出现了相反的运动，消费成为决定生活的品质、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标准。这就是消费社会里人的异化。

迷失在幻象里的现代人，能否驻足片刻，对忙碌的生命和已经琐屑化了生活本身发出一种省思，问自己一个“苏菲式”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我们要去向何方？又如何去？

那么，什么是好生活？

这个问题促使我们暂时将生命历程中所有机械与轻率的事物置诸脑后。它引导我们采取更加全面的视角看待生命，这在日常生活中尤为难能可贵；引导我们成为自己的旁观者，哪怕只是在须臾之间。单是问题的提出就蕴含着一种暗自希望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驾驭局势并改变命运进程的意味。然而问题一经提出，我们便会遭遇一个很大的“闭门羹”，它似乎足以事先浇灭我们所有继续此项冒险的愿望：这是个好问题（至少挺有趣的），但它要求个体对其做出回应，而后者的主观性阻碍推理研究的进行。^b

尽管消费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依然是人之生活的构成要素。在历史上看，消费成为独立的领域，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它促进了社会合作的效率和消费品的数量与质量。从繁重的经济活动中“解

^a [德]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小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b [法] 费希：《什么是好生活》，黄迪娜、吴晓斐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7页。

8 ◇ 消费社会的幻象及其解构

放”出来的人，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从事文化、艺术与教育等精神性活动。尤其是后工业文明的现代，科学的昌明和技术的日新月异，使社会分工愈发细密化、专业化和精致化，机械的普遍使用，使得消费品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于是，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成为了“有闲阶级”（凡勃伦语）。消费品的获取相对容易和简单了，那么，人是否把剩余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了高雅的精神生活里去了？显然没有。当人从基本生存的满足中走出来以后，却被消费本身的强力所控制。消费不再基于生存之需，而成为新的社会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人们争相在消费体系里，通过消费的品级、品质、拥有的数量甚至是奢侈行为，获得新的社会定位。失却伦理和法律规训的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生活变异。正如黑格尔所言：“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些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的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a

如何过一种好生活，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被视为政治合法性与正当性、民众认同的根本问题。民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的“经国济世”的问题，也是政治所追求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道出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政治理念。随着现代科技文明的迅猛发展，民众生活的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在生存问题解决之后，人们所追求的不再是对基本生存资料的争夺，而是对优质生活资料的占有和获取。然而，在生存问题得以解决之后，人们还没来得及体悟“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快慰，就被迅速地抛进了消费至上主义的洪流之中。在前卫、时尚、电视文化、小资都市写作、网络狂潮的联合冲击下，人们没有时间去思考、去质疑、去反思、去批判，只能随波逐流，在焦虑之中追逐一系列符号化了的象征。被鼓噪起来的消费主义，已经使人忽略了消费与生活的因果关系，制造出新的意义系统，加重了人与社会的持续异化。缺少德性美德引领的消

^a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页。

费主义，必然造成物欲主义的恶性循环、奢靡之风、虚无主义式的炫富和拜物教盛行。同样，没有法律的规训，公共理性和消费安全也无从保障。尤其是在急剧的社会变迁时代，德性伦理和法律规训的双重滞后，将导致生活世界的混乱和失控，甚至产生公共安全危机。比如，近些年发生的席卷全国的公共食品安全问题、巨大的浪费和生态环境污染。没有了禁忌的社会信任已经跌到了谷底。

写作的缘起

本书的写作源于阅读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和狄百瑞《儒家的困境》，雅氏以明快的笔触谈及了其所处时代颓废的“精神状况”。便产生了一个萦绕许久的困惑：当人类社会进入高度物质文明之后，为何仍然迷失在生活“意义的消散”之中？技术理性的进步，为何却消解掉了传统的价值和德性美德？人的本真性和生活的意义应当怎样建构起来，从而使人保有最基本的尊严？狄氏详细考证了儒家精神的实质，儒家在实践上面临的困境，既存在于古典时代，也遍及于今日的世界。

作为中华文明基石的儒家，其最大的特质和优势是德性伦理，从天人之间到人伦日用，无不浸染着厚重的伦理色彩，在“修己安人”中生出公共精神，却也在物欲主义中衰落了。其原因何在？带着这些“问题意识”，通过拓展思考的语境，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长时段”（沃勒斯坦意义上的）视野里审视，问题的源流逐步清晰起来：德性伦理和法律规训是维系社会演进的根本力量，必须重建德性伦理、培育公共美德，以校正现代病症。建构法治制度作为外在的保障。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合作”的，又是“对抗”的。人是自然的产物，具有先验的边界和给定的生存前提，人不可能超越“种”的界限，要顺应自然，正如“道法自然”或者“天人合一”；同时，人与自然又充满着冲突，人要借助自身的理性能力，创造属己的生活世界，把自然予以“人化”，为此目的，不断地开发自然、拓展可能生活的范围。随着理性主义的增长，人类逐步走出了对自然的臣服，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但在人为建构的社会制度中，却又臣服在“人造诸神”的各种特权之下，比如，君王、宗教和国家等等。人是卑微的。古希腊的智者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后来在笛卡